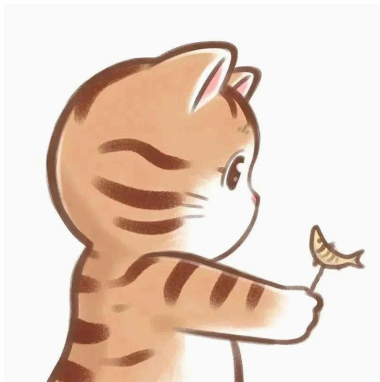


且听风吟

Mr.Small White 编著



[“https://mr-small-white.github.io/”](https://mr-small-white.github.io/)

2025 年 11 月

目录

黑色梦中	1
小城与确定性的墙	2
turning point	4

黑色梦中

从八岁那年起，我开始反复做同一个梦。

梦中那是个无限延伸的午后，我不知为何独自站在一片洛可可式建筑的废墟里。那些或倒塌或侥幸站立的猩红色柱状建筑，被雨水和时光浸泡得发暗，上面刻满了虫蛀般的纹理，像某种无法解读的密码。我害怕极了，用尽力气呼喊，可回应我的只有声音在空墙之间的碰撞，仿佛在戏弄我的恐惧。然后就下起了瓢泼大雨，砸在断壁残垣上啪啪作响。我用手护住头，惊弓之鸟般的在那片猩红色的迷宫里乱窜，可无论怎么跑，那片废墟都像是在跟着我一起移动、生长。最后我总是从这场没有尽头的逃亡中惊醒，浑身湿透，不知是梦里的雨水，还是自己的冷汗。

我看到了自己，一个受惊的孩子睁大恐惧的眼睛，他的脸型在黑暗里模糊不清。我是那么急切地期待着另一个声音的到来，一个温暖的，能够平息他的恐惧的声音，可是没有出现。因为他的父亲工作未归，他的母亲远在千里之外的病床上，他的爷爷奶奶在隔壁房间早已鼾声如雷。再也没有比孤独的无依无靠的恐惧感更让人战栗了，尤其在雨中空旷的黑夜里。

我一直无法描述这个梦的本质，我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，即便是反复阅读周公和弗洛伊德关于梦的解析，我依然没从古今中外的智者中得到启发。直到多年以后，一位名叫窦唯的歌手让我豁然开朗，当我第一眼看到《黑色梦中》这四个字时，便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，让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那个反复困扰我的梦。

在这样的黑色梦中，我度过了我剩余的童年。

小城与确定性的墙

“故事开始以前，最初的那些春天，阳光洒在杨树上，风吹来闪银光。街道平静而温暖，钟走得好慢，那是我还不识人生之味的年代。” – 《清白之年》

多年以后，在记忆的筛孔中，那座小城总在最初的光里浮现。不是具体的街巷，而是一种质地：温吞、光滑、缓慢，像一块被握得太久的琥珀，封存着一些尚未察觉便已消逝的瞬间。朴师傅的旋律是对的，但味道不全对。我的“不识人生之味”，或许恰恰始于对“味道”过于漫长的咀嚼。

我出生在一个被安静包裹的家庭。父亲的形象是黄昏饭桌上一道严厉的剪影，他的声音总与“分数”和“名次”的重量绑在一起。母亲则更像一个遥远而温暖的音节，通过电话线传来，带着沙沙的杂音，落在年关那几天具体成一阵香、一个拥抱，然后迅速重新模糊。填充这巨大安静的是爷爷奶奶，以及他们照看下的一群孩子——姐姐、堂弟妹、偶尔还有别人。我是一个温顺的节点，被编织在这张由照顾与忽略共同构成的网里。

因为“省心”，我获得了过早的孤独行走权。从学前班起，那条通往学校的路就成了我的私有剧场。路确实不长，车马邮件都慢，足够我把每一步都踩出若有所思的节奏。我看老人下棋，沉迷于那种凝固的专注，棋子啪嗒落下，像时间本身打了个盹儿。象棋，成了我那被修剪得过分整齐的日子里，唯一被允许的、有章法的变量。它让我以为我的世界里变化无穷。

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，机器的冰冷穷举，早早就嘲笑了这种手工式的、自以为是的复杂。而我曾为之痴迷、深信不疑的无穷变幻，说到底，不过是庞大但有限的枚举中，早已被编号归档的某一局罢了。

日子被修剪成规整的盆栽。清晨，在奶奶的催促与粥勺的进退中开始。我固执地、近乎仪式性地咀嚼每一口食物，即使是稀薄的米汤。那漫长的咀嚼，仿佛是一种无声的拖延，对抗着被推向门外那个既定轨道的时刻。于是，“迟到十分钟”成了我被动争取而来的一点偏差，一种微不足道的反抗形式。早读迟到罚站时，课本竖在眼前，目光却滑向走廊外光线移动的轨迹，心里计算着影子还要爬行多久。

课间的游戏是热闹的，吹起的烟盒、旋转的陀螺，都迸发着短暂的、属于集体的欢腾。我参与其中，笑声妥帖，但总有一部分意识悬浮在外，像在观察另一种生物的本能活动。中午被强制按在床上假寐，能听见爷爷的鼾声与窗外树叶摩挲声达成稳定的共鸣，那时我会专心致志地幻想，幻想自己是一粒尘埃，飘向电话线另一端母亲所在的、我想象不出的繁华之地。

下午放学后的路程最是奢侈。与顺路伙伴分摊一包辣条的咸辣，油脂混着味精在舌尖爆炸，这是属于我们的、小小的渎神般的快乐。看棋，闲逛，把一段五分钟的路走成二十分钟的冒险。家，在拖延的尽头等着。

夜晚的流程一如既往：迅速写完的作业，楼下短暂喧闹的嬉戏，饭桌旁的沉默，与母亲通话时练习好的、欢快的语气，新闻联播一成不变的旋律，最后是七点半被规定的黑暗降临。在床上，在绝对的寂静里，咀嚼才真正开始——不是食物，是这一天里储存的所有声音、画面、触感。咀嚼到它们失去原味，变成一团混沌的、可供随意编织的素材。我的大脑基于可怜的信息量，开始在这片黑暗的画布上徒劳施工：一会儿搭建起辉煌的冒险故事，一会儿又拆解成扭曲的几何体。当灵感枯竭——这常常发生——我便开始在意识的虚空中，一本正经地列起无限循环的数学竖式。你能想象吗？一个孩子在绝对的黑暗里，严肃地计算着毫无意义的得数，仿佛这能对抗某种更庞大的、沉默的虚无。

那时我并不知道，我正以一种近乎虔诚的荒诞，预习着未来。预习如何消化那些即将到来的、庞大、坚硬、远超我咀嚼能力的命运。而那令我隐隐不耐的、缺乏变量的日常，已是命运在吞咽我之前，给予的最后一点，微小而确定的幸福。

turning point

“当时只道是寻常” – 纳兰性德

在命运的转折点，人们往往无法意识到自己处在一个极其重要的节点，而这个节点发生的事足以颠覆自己的整个人生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如履薄冰，人是如此可怜的动物。

直到现在，我时常在想，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，我的性格，我的人生都会完全不一样吧，那样的我，会活出怎样的人生呢？或许会是一个平凡而幸福的人生吧。可惜没有如果。

（未完）